

焦虑的 中国人

4 25 (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建军作品系列

焦虑的

中国人

朱建军——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虑的中国人 / 朱建军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5

(朱建军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18004-2

I. ①焦… II. ①朱… III. ①心理历史学 IV. ①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73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JIAOLŪ DE ZHONGGUORE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48 mm × 210 mm

印张: 7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策划编辑: 何琳

责任编辑: 何琳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红杉林文化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分析特定历史时期某些群体的心理，能帮助我们理解许多历史事件，了解人心向背的机制。

序

人心与历史

朱建军

古人所说的“人心”，是指多数人的共同心理。比如说“人心思定”，是指多数人都厌倦了战争，渴望和平。毋庸置疑，“人心”对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无论你是谁什么盖世英雄，如果你和人心作对，多数时候也是自取灭亡。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也有例外，个别暴君之流因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也可以不顾人心一意孤行，而且未必都会马上灭亡。不过，他们这样做也会大大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而使得他们的王朝走得离悬崖越来越近。

了解“人心”是如何的，也就因此能让我们更清楚历史。

举一个小例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是一个智慧超凡的人物。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虽然并没有大家认为的那样神通广大，但也还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从他将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可以看出他的确是有才华的。但是，他六出祁山，却无功而返。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和“人心”有关：那就是在天下三分的局面已定之后，蜀

国的老百姓安居乐业，并没有愿望去“一统天下”。诸葛亮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但是这并不是蜀国老百姓“人心”中的理想。天下一统于汉，或者不一统于汉，对蜀国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诸葛亮六出祁山应该是不会得蜀国的人心的。因而，即使他侥幸获得了局部的胜利，蜀国的将士也很难继续追随他战斗到灭掉魏国为止。

还有一点，就是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汉献帝早已被废多年了，或者说正宗的汉朝已经灭亡了多年了。人们对汉朝的情感，也早已淡化，感情上对汉朝的忠诚也已大为淡化。这样，天下统一于汉，对于全天下百姓的人心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

“人心”的向背，影响因素很多。有些影响因素是经济的，比如，轻徭役、薄赋税的政府总是更得人心；但是有些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是心理层面的。各种因素影响下最后形成的人心状态会是如何，是一个很复杂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未必一定合乎理性，也未必一定合乎大家的利益。

当然，如果要更细致一点地分析，我们不能满足于分析某个历史时期中全体人的“人心”，还应该细分出各个具体的群体，并分析这个群体的心理。这样分出的群体可以是实际的某个组织，比如，义和团就很值得做心理分析；也可以是一个社会阶层，比如“寒族”；还可以是一个民族，比如，清代时的入关满族人，或者苻坚手下的鲜卑族将领，等等。分析这些特别的群体的特别的心理，对我们理解许多历史事件会有很大的帮助。本书中有一篇唐思梦撰写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心理研究的小文，也很是浅近，不过也可以作为一块引玉之砖。

目 录

- 焦虑的中国人 1
- “士”之死 7
- 从魏晋南北朝的美男们说起 23
- 隐身的古代女性 29
- 那些当官的 37
- 不分彼此的中国人 46
- “死记硬背”的好处 51
- 中国真的废了科举了吗? 56
- 中国古代的学潮 66
- 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享受 73
- 中国佛教的居士宗 82
- 老汤 92
- 四海之内皆兄弟——帮会中的一种心理 96
- 灵异禁忌 99
- 天生杀星 105
- 重要人物的“原产地” 110
- 中国历史上的婆媳关系 120
- 神兵天降、鬼兵地生——民间超自然信仰和农民起事 126
- 也谈悲情制造 135
- 从瑶(媯)姬到窑姐——男女之情的演化史 141

偶然——好人也许最坏事	159
为什么大家能去搬砖？	164
负荆请罪——从红卫兵群体的道歉谈起	168
从蛮夷、洋人、外宾到老外	175
学习西方	181
为什么活得这样“没效率”？	186
有替罪羊，没有替罪狼	189
中日关系心理历史	194
本来就是这样的	199
一统的大中国	203
参考文献	216

焦虑的中国人

似乎中国人都在焦虑，每个人有每个人焦虑的原因。

最多的人为钱焦虑，工资上涨的速度如同乌龟，物价上涨的速度好比兔子；有钱人因为投资渠道少而焦虑。婚姻中的人为情焦虑：有的人婚内婚外都是情，担心东窗事发；有的人试图追赶时代潮流去寻找更多的情和性爱，担心错过了机会；有的人担心自己的另一半瞬间蒸发，到不知道谁的怀抱中去了。刚毕业的学生为工作焦虑：经济不景气，企业裁员还来不及呢，没有兴趣去找新员工。

如果评选最焦虑的普通人群体，当选者只怕是“高考前的学生及其家长”。我认为很多考生，尤其是很多考生家长够得上焦虑症发作的标准。高考的时候，家长们要拦住考场附近的车——怕惊扰了考生。高考前，会有家长毒死池塘里的青蛙，怕影响孩子学习……平时，不让孩子做家务，不让孩子看电视，一心一意让他们学习。学生们也是一切无暇旁顾，一心应试，只担心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在这种焦虑的情绪下，什么素质教育都不可能实现。

每个人焦虑有每个人的原因，但是，中国人整体上这样焦虑，还有整体的原因。

心理学研究发现，焦虑这种情绪很容易在目标上转向，也就是

说，我本来是因为这个事情焦虑，但是不知怎么，就变成对另一个事情焦虑了。比如，对孩子高考很焦虑的母亲，也许真正让她焦虑的事情，是老公有外遇。但是，她不敢面对老公外遇的事情，于是焦虑就转了向，变成了对孩子的过度焦虑。假如她本来对孩子高考有五十分的焦虑，对老公外遇有七十分的焦虑，现在她对孩子高考，就有了一百二十分的焦虑。

中国人的焦虑，各自有各自的原因，但是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整体的焦虑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焦虑，会叠加到每个人具体的焦虑上，所以中国人整体上才这样焦虑。

这个焦虑，就是“民族落后”的焦虑。

晚清之前，中国人是没有这个焦虑的。因为那时候的中国，是东亚文明圈的绝对领先者，即使有时候军力不领先，但是文化绝对是领先的。因此，中国人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比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再如：“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当然只要是人必定会有焦虑的事情，但是，中国人没有为“我们的文化落后”而焦虑，因为上到士大夫，下到贩夫走卒，都知道我们中华上国是礼仪之邦，圣人教化的地方，文化是领先的。

但晚清不一样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势不可当地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只是船坚炮利也罢了，我们越来越发现，西方的文化也非常强大，它们似乎全面超越了中国。在这种局势下，中国人非常焦虑。不论是洋务派，还是革命派，所有人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救亡”的焦躁。这是自中国近代一直弥漫着的焦虑的开始。

有些人依旧相信中国文化的价值，他们会焦虑如何保护这个文

化，因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失败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个文化的价值了。这就是所谓国粹派。有些人干脆想全盘放弃中国文化，全面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但是他们或早或晚会发现，这样的话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根，而让自己变成西方人是不可能的。同时让所有人都焦虑的是，中国会不会亡国，中国人会不会成为亡国奴。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事件，实际上都和这个焦虑有关。

比如戊戌变法中，在短短一百天左右，竟然下达了超过百条大改革的指令。这种高速度的政治改革完全没有顾及社会的承受力，难怪以失败告终。当时有人劝告康有为，说应当先从文化的改进开始，缓缓推进，但是康有为说来不及了，国家快亡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回头看那段历史，会感叹“欲速则不达”正是那时的写照。急匆匆变法，结果失败，结果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导致了多少原地打转。焦虑，让中国人慌慌张张地跑得很快，最后却没有跑出多远。

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和这个焦虑有关。这个运动的骨干是出国留学回来的，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有问题的，因此希望改造文化，而改造的范本当然是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的主张，也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是要“打倒孔家店”，要打倒“封建礼教”，甚至连中医都有很多人要废除，有人甚至主张连中国文字都改成拼音文字——你可以试着把我这篇文章写成拼音，看看别人是不是能阅读。你就会知道这个主张有多么荒谬。

当然，学习西方没有错，民主与科学也都是好东西。但是，新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

文化运动中，这种学习有点儿极端。为什么会有点儿极端呢？可能正是因为焦虑。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民族骨子里的一些东西，是不可能说丢弃就丢弃的。这些东西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潜意识，或者说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中。一个民族也需要这个民族原本的文化认同，作为他们心理上的归属、他们的根。如果中国人轻视自己文化的根，试图去全面归依别文化，他们心理上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从而更加焦虑。而其他文化，也不可能像对待本族人一样完全容纳外族的归依者。这就好比一个寄人篱下的别人的孩子，不可能像这个家里的亲生孩子一样安心。因此，新文化运动不仅不能消除中国人的焦虑，反而让中国人更加焦虑了。

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也和中国人的这个焦虑有关。正是因为不甘心落后的急迫感和强烈的焦虑，当时的领导者提出“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为了尽快摆脱落后局面，政府才

要搞一个“大跃进”的运动。全国人民几乎不眠不休，努力大炼钢铁，力争多产粮食，之后又发生了三年多的严重饥荒，我们和英美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急剧加大。



“大跃进”时期的报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是我们依旧还是在“发展中”而没有达到“发达”。焦虑，在这个时期体现在经济上。没有足够的钱，是我们最大的焦虑。因此从上到下，努力挣钱。我们以为有了钱就不再落后了。焦虑中，人总是目光短浅。

在这样焦虑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弥漫于全中国的，以及持续了超过一百年的焦虑，于是每个人会把这个焦虑叠加到自己生活中的焦虑事件上，于是，就有了一国焦虑的中国人。

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焦虑容易让人得过且过，因此，有一点焦虑也并不是坏事。但是过度的焦虑，会使人慌乱紧张、行为失措，很容易犯错误。回顾一百多年的中国，我们正因为犯过太多的

错误，才使得民族复兴格外艰辛。中国人，真的需要治疗一下自己的焦虑了。我们落后了不假，但我们可以不慌乱，我们可以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一点一滴地做文化建设、制度建设、经济建设，一点点地进步。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只要不止步不前，没有严重动乱，我们的中国，总会有光明的未来。

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少一分焦虑，中国整体的“焦虑的场”就会少一分。我们每一个人能有一天不焦虑，从容不迫地工作、生活，我们中国整体就能多一点点的祥和气氛和一点点的进步。不焦虑，也是爱国。

“士”之死

—

生活在当代中国土地上的许多人也许并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种很奇异的人种，而且也是日渐稀少的一个人种。

“士”的精神，是真正中国人的核心品质，而这种品质也已经日渐稀有。

因为，在当代生活在中国的那些人眼中，“士”的一些行为很是怪异。

有个怪异的故事叫作两桃杀三士。说齐国有三个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武艺高强，功勋卓著。只因他们得罪了宰相晏子，晏子在国王那里进谗言，说这三个人骄傲难管束，不如消灭掉。但是这三个人都是武林高手，没有人能够战胜他们，怎么杀呢？晏子想了一个主意，他送了两只桃子给他们三人，说让他们“自评”谁本事功劳大，优先者得到桃子。公孙接、田开疆先分别自述了自己的丰功伟绩，然后各吃了一个桃子，但等到古冶子一说自

己的功劳，他们两个人发现，古冶子的功劳比自己的大多了。功不如人却先吃了桃子，两个人感到很羞耻，为了洗雪这个羞耻，他们毅然决定自杀。古冶子看到他们自杀，说道：“他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自己活着，这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耻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肯去死，这是无勇。”于是他也自杀。

轻易自杀不值得学习，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有一种精神，他们看重生命的尊严，看重仁义、勇敢、真诚等品质。他们对自己的道德品质要求很高，以不道德(虽然是很轻微的)为耻。他们的生活是有品质的生活，他们生活中重要的这种品质是自己内心的品质，而不是身外之物的品质。在他们看来，对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高贵的心灵。高贵的心灵如同美玉，即使是被石头包裹在外也不要紧，但如果心灵低贱，仅仅有绫罗绸缎(或名牌服装)包裹身体，那也如同用绸缎包着的一个马桶。他们的人生如同一次艺术创造，而被造就的是一个高贵的心灵。他们会以此为骄傲和满足，因此而感到自尊。在特别的情况下，如果不得不失去肉体的生命才能保护心灵的高贵，他们宁愿牺牲肉体。

这种观念，在当代中国的人看来，并不是很好理解。

去年，在一个心理治疗大会上，讨论和自杀有关的问题。我提出，虽然大多数自杀者往往有精神疾病，但是并非所有的自杀者都有精神疾病，有些自杀者可能心理是健康的，他们有自恋也是健康的自恋。一位专家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就举出例子说，屈原、项羽、陆秀夫、陈天华、老舍、傅雷等自杀者，心理健康程度可能比当时的常模还要好。那位专家就说，“至少他们也是适应不良，因

为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自杀者放弃生命（所以心理不健康）”。我没有继续争辩，但我心中回想起了孟子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我也并不是很喜欢辩论，但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我们需要让当代中国的人知道，那些中国人也不愿意失去肉体生命，但是他们懂得，有些东西的价值，比肉体的生命珍贵得多，肉体生命很有价值但却并不是最高的价值。这是中国的士所熟知的道理。有时人可以死，但是精神不死，有时人还活着，但是精神已死，哪种情况是“士”的死呢？

真正的中国人要活得有尊严，宁死也不愿意没有尊严地苟活。这样一种刚烈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强大的来源。重道、重仁义、重信用、重情感、重尊严，勇敢、坚定、负责、有操守。比如，伯夷、叔齐为了抗议他们心中不正义的政权，宁愿饿死也不吃周朝的饭。比如颜真卿为了国家的安宁，知道自己必死也不辞去叛军中去试图劝降。比如即使宋朝已灭亡，文天祥也宁死不愿意屈从元人。比如明代亡国，异族入侵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士人和百姓自杀也不投降。再比如日寇入侵时，中国军队穿着草鞋，用着子弹不够的劣质枪以及大刀，和武装训练都远胜自己的日本人血战。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宁可被处死也不投降的烈士们、比如宁死不屈的杨靖宇等，都获得了敌人的尊敬。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当然，也不仅仅是在生死中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精神，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种种选择中看到中国精神。比如，苏东坡为了坚持对民众有益的政见，一次次被